蘭嶼雅美族的貝類文化1

台東縣新興國民小學校長 鄭漢文 台東縣蘭嶼完全中學工友 王桂清

一.前言

蘭嶼島上的貝類依其棲息環境而言,可以簡單的區分成陸貝、淡水貝與海貝。在貝類的使用上,由於海貝的數量與體積,相較另兩類的貝類要來得多且大。因此,其在民族意義上則相對來得重要。至於陸貝則僅有蘭嶼光澤蝸牛、花豹耳螺,淡水貝則以錐蜷、田螺、台灣蜆最常被取用。

蘭嶼的海棲貝群,帶有黑潮型特徵,貝群隨著黑潮流動。因此,在蘭嶼、綠島、台灣東部沿岸,以及恒春半島東岸所出現的貝群都極爲相似,筆者 1993 年在蘭嶼服務期間,進行潮間帶的貝類調查,共記錄到 3 綱 9 目 55 科 267 種;其中以芋螺、寶螺、骨螺及筆螺科的種數較多。(王安泰,鄭漢文 1992:22)

海貝依其棲息環境可分成潮間帶及亞潮帶。亞潮帶的貝類生活在海面下,通常需要男性潛水挖掘,如長硨磲、夜光蠑螺,大法螺、水字螺、疣鮑螺、大管蛇螺等;在傳統上大部分潮間帶的採集,並未受到飛魚季期間各種禁忌的限制。至於潮間帶貝類採集,多半是婦女的工作;當女兒已是 5-6 歲時,母親會帶著女兒到海邊採集(Sinavat do keysakan)。

島上的雅美族人對貝類的運用,除了做爲日常生活的食物之外,也取貝殼製做與檳榔共同嚼食的貝灰、大船的白色塗料及做爲驅靈的法器等等,就目前所記錄到,有當地俗名的貝種共計有69種(見附錄),其呈現在名稱、名稱的意義、用途及用途上的禁忌,顯現著貝類在文化上有著一層深厚的意義。

食物的尋求是一個族群文化生活型態的重要資料,其意義在於食物是建構和

⁻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蘭嶼島上的朋友,包括當時在機場販賣部的楊媽媽、朗島的郭月桂女士、 野銀的廖嘉惠女士、野銀周秀蘭女士、朗島黃碧妹女士,撰稿期間承蒙椰油王桂清先生提供部份 珍貴手稿,得以將本文採集之內容加以充實;羅馬拚音及文稿之修正,則承蒙謝永泉先生之指導。

理解社會關係。生態和經濟的人類學研究已考慮到在特殊環境下食物的選擇。生物文化的人類學者,試著企圖理解特殊環境生物方面或特殊族群基因特性和他們的信仰與生活實踐之間的決定因素。

本文則試著從貝類文化的探究,企圖瞭解雅美族群對貝類做爲食物的感知, 進而轉化成概念、知識、行動,而成爲社會文化的脈絡。另外,也試著瞭解貝類 如何及爲何在日常生活中,被賦予意義形成特殊的象徵?三者,貝類的應用,環 繞在既成的習慣、既定的信仰、習以爲常的判斷和不學而得的情緒及相互糾纏的 古老叢結之外,那些保衛並且伸張,構成我們視野之極其重要特徵的思想與行動 體系,究竟是如何長成的?

二.神話故事中的夜光貝

大海嘯時期有一對夫妻存活下來,後來海水一年一年的退了,他們下山去了,下到半山腰,他們看見月光貝(kazab)。他們到了山下後就找水喝,又繼續的走。草長得很高了,樹木也是如此,山變成了一座茂盛的森林了。(陳敏慧 1987:152-158)

在最極端苦難的時候,任何的異象極爲容易成爲聖蹟的形式出現,深山竟然 出現月光貝,月光貝的「異」外,交待了一個曾經有人生存及可供生存的跡象, 並帶出了半神人與人相遇的命題。草木的生長成了生命新得開啓與依託。

「大洪水過後,有一天,紅頭的祖先叫他兩名孫子出外尋找食物,走到五孔洞時,看到地下的人在網魚、打小米、織布、燒陶及造船,並以夜光貝煮食食物,他們受到很好的招待,當要離去時,地底下的人把火種放入夜光貝送給他們帶回家,從此他們便有了火煮東西。」(陳敏慧 1987:152-158)

月光貝再度出現在神話故事中,並與 Anito 緊緊的扣合在一起。這裡的 Anito 不見得是惡靈,它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善性的,其是人類意識中,人死後存在的一種形式。

鮑克蘭的調查指出:「在我所問過的雅美人都說:『當船隻壓碎貝殼時,那個部分就不可以做爲船板』,當遇到這種可怕的預兆時,是不會出海的。」(Beauclair 1974:80)紅頭部落²也有個相同的故事:

有一個家族推船準備出海,「那是什麼東西,孩子們。」「是大的寄居蟹,寄居在夜光 貝殼裡;算了,爸爸,我們的船壓碎了寄居蟹,我們每次推船出來,也不曾發生過這 樣的事」(胡正恆 未出版:42)。

神話傳說的內容,強化船隻要推出船屋時,壓碎夜光貝是生活實踐中不

² 蘭嶼島上目前共有六個部落,紅頭Iramod是最先定居蘭嶼的部落,許多的神話、傳說、祭儀都源自於此一部落。

祥的徵兆。夜光貝不再是貝殼自身的意義,其帶有祖靈的暗示或咒詛,它成了祖靈的代言。

夜光貝做爲與祖靈對話的法器

紅頭祖先在遷徙居住的過程中,不斷的透過巫術的力量,以手指詛咒太陽³等讓自身得以安居的神話。另外,其也藉用祖先居住過的象徵物,做爲土地豐饒的保障。如「do vosovosan o ranom Jimakaminmingan採硨磲貝的水源處」「JiSinapat no Kazab放置夜光貝的地方」。

祖先居住過的地方,也成了透過祖先靈力,做爲驅走惡靈的方式。地名的意義,讓人與祖先的事物得以相扣連。至今,在通往天池入口處較平坦處,沿用著古老地名的稱呼,就叫做 Ji Kazab。

在前人的田野觀察中,夜光貝做爲對惡靈的抵抗,曾有多人多次的記錄,從 清代、日治至戰後都有相類似的內容,可見其行爲上的一致性,是在文化脈絡底 層的慣習中運行著。

台灣省通志:「作物結實期間,如發現害蟲,則用夜光貝及茅草插置於有蟲危害作物之四週,以為驅蟲之巫術。對於鼠害則用山棕櫚之葉作巫法驅除之。」(衛惠林等1965:68)

「雅美族人為了預防惡靈來襲,在部落附近的水田及家屋周圍會插 Pasagitan 的樹枝,並掛上夜光貝和不用的漁網。……問他們使用夜光貝的用意,他們說是夜光貝與靈魂均是死後的物體,當靈魂看到夜光貝被掛在這裡時,就覺得自己不應該前進了」。(淺井惠倫 1987:138)

Kazab的名稱⁴,是泛指夜光貝、蜘蛛鳳凰螺Talasing、水字鳳凰螺Mararang等這般大小的貝類統稱;每當夜光貝被採集到時,採集到的人心情特別愉快,因而將夜光貝名之爲Yarang的名稱,反而被人所淡忘。倒有一些貝類的名稱,則伋然以yarang有關,如草霉玉黍螺稱之爲zosok no yarang(夜光貝的尾端),粗紋玉黍螺則稱之爲ngoso no yarang(夜光貝的嘴巴)等。

³以前天上有兩個太陽,食物放在太陽下就會變熟。有一天,一對夫婦將小孩放在蔭涼處然後去整理芋田,當工作回來掀開背巾,發現小孩被曬死了,傷心的婦女抱著小孩痛哭,憤恨的指著太陽說:「奪走我女兒生命的太陽,我指著你、我詛咒你像翻過來的白石頭一樣。」話剛說完,一個太陽的光就減弱了,變成了月亮;天空只剩一半的時間有太陽。--余光弘、董森永(1998:61)

⁴ kazab爲行動緩慢之意;其語根kaza則爲「驅趕」的意思。

貝類用來驅除惡靈的做法,呈現在芋頭田、豬圈、墳場及無端遭受到破壞的 田野。至今仍可以在某些芋田中央,看到樹枝上掛有已經快腐化的夜光貝、水字 螺、大法螺或硨磲貝等。

「我夢見anito來我家想要牽走我們的豬,所以我就在豬圈旁插上樹枝,上面再掛夜光 $oxed{oxed{J}}$ $oxed{oxed{J}}$ oxe

「掛有夜光貝 karab 的樹枝插在芋田裡,老魔鬼不要來拿,豬圈也要放夜光貝,也可以 放水字螺;剛剛抓到的不可以放,要撿已經破爛的才可以,而且必須要老人才可以 放。」Siapen Pancia

2004年11月,Siaman Lonhay的水管被火燒毀,他以四個破損的貝殼綁成一串⁶掛在公墓旁的田邊時,所有的老人都知道其所指涉的意義,它是一種指控,是一種對無端的威脅進行反擊,即便他是無形的、莫名的對象。但是當年輕一代「對物體的認識在變化」時,物的象徵意義隨著知覺過程的變化流失,其間共同的意義和價值也隨之變形。其被說成「我們上教會了,不會相信這個東西的心理慰藉」;或是被說成「這是老人家那一代的事,我們這一代才不理那一套呢!」。

夜是惡靈的白天,是屬於他們活動的時間;月光反照在月光貝的珍珠層上,讓原本幽暗的夜,散發出特別的異象而顯現它自身某種超越的氛圍。夜光貝受到特別的看待,不是因爲它是貝殼而是因爲它是神聖的,是神聖透過貝殼所呈現的本質存在而顯示出來(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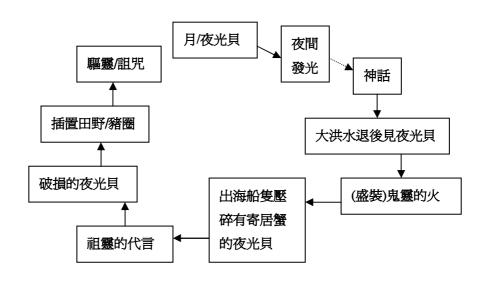


圖 1.夜光貝做爲祖靈代言的脈絡圖

-

⁵ 朗島村人,52 歲,豬圈就在其家屋前,用島槐的枝幹插成的圍籬,夜光貝就掛在柵門旁的枝幹 L.。

⁶ 由上而下依序爲硨磲蛤(一片)、大岩螺、紫口岩螺及硨磲蛤(一片)掛於被燒過的五節芒莖上。

三. 硨磲蛤燒製貝灰

蘭嶼人以檳榔作招待客人的最佳禮物,石灰⁷可以用來治病和趕鬼,生了毒瘡在沒有醫藥治療的情況下,就用石灰來治療,石灰也是戰勝惡魔的武器。(董森永,1999)

曆法的循環結束於一種「滅絕」,貝灰的意義含攝著「毀滅、消失」的意義。 傳統上Kaneman這個月份,爲最不吉利的月份。因此,不宜舉行命名、慶典、開墾芋田、聚會、伐木、新屋及船隻落成⁸、婚宴等等;惟一要做的事,就是燒製 貝灰Manmek。

在這個月份月亮半圓之前⁹,將平時蒐存放在船屋內或家屋旁的貝殼帶到海邊清洗乾淨,然後整理燒製貝灰的地點,清除掉活石放些沙,再將象牙樹、台東龍眼等等耐燃木材,以及平常不隨意取來當柴火的食茱萸¹⁰,架成上下相互交疊的井字型柴堆;然後將硨磲蛤、大岩螺¹¹或偶而也拿來使用台灣蠑螺放入柴堆後,上面再加覆一層木柴;並在四個角落插上以五節芒剪切成的十字形法物,以避免惡靈的侵擾。當引火燃燒直到柴堆燒盡,再用竹子將燒熔的貝殼取出,夾入陶壺(vanga)內,再悶燒片刻,待其冷卻即成貝灰Mabcik¹²。然後淺嚐是否Mapait(鹹之意)前,口中先行祝禱「Makapaitka品質合我口味」。

製好的貝灰經過品嚐試吃後,要帶回家前需先到溪流洗淨身體,然後再將貝灰帶回家中,放在主屋最內層放木材處,煮飯處上方絕不能存放貝灰壺,因爲貝灰是絕對不能與肉和飯混在一起。燒製貝灰當天,不可以隨意串門子、不可以到芋田工作,即使到山林拿乾的柴火,也不可以隨意經過他人的田園。地點的選擇一定要在海邊¹³及諸多的禁忌¹⁴,指出了其對自身及對它人潛在的威脅,其同時也是具有強大的巫術力量。

燒製貝灰的事情在現代塗料及化學石灰的引進之後,島上已經很久沒有人燒製貝灰了。2003年蘭嶼天主教文化協會,邀請各部落年長者舉辦燒製貝灰的活動,在這之前,有人說:「這件事關係到全島的人的禁忌,如果你們進行這項活

[&]quot;此處之石灰即貝灰之意。

⁸ 有的部落認爲造船沒有關係,因爲Peypilapila會穩住船身。Pila 就是釣魚時綁住釣線用的石塊之意,現在則延伸其爲鉛的意思。

⁹ 在這之後就不可以再燒製貝灰,因爲接下來是餵食羊隻的日子。

¹⁰ 雅美族人稱之爲Katana,平時是爲一種禁忌植物,不可以拿來當柴火,否則小孩會像樹幹那樣全身長瘡。(鄭漢文 2000:117)

¹¹ 據有經驗的老人表示,用大岩螺爲材料燒製的貝灰口味最好。

 $^{^{12}}$ 巴丹人稱之爲 \mathbf{amed} , $\mathbf{Tao$ 吃檳榔時若使用貝灰則說成 \mathbf{amedan} (放入貝灰之意)。--謝永泉筆記。

¹³ 紅頭燒貝灰地爲海邊的Jiminakoran, 朗島則在朗島溪的出海口旁。

¹⁴ 貝灰驅魔的效力,如同鹽和炭灰一般,象徵著毀滅的意思。他會消滅家畜、農作物和人口。製 貝灰時不可告知別人;燒製時不可喧嘩;女人不可同行,同行如同詛咒女人的田產都沒了化爲 灰燼了。--王桂清 2004 的田野資料

動,我們會表示異議。」--漁人Siapen Asen¹⁵

在過去燒製貝灰是各部落的事,與其它部落無涉。但近年來各部落間的互動 頻繁,燒製貝灰的傳統禁忌被挑起的刹那,便被思考成對所有島民的威脅。

燒製貝灰的事務雖已不是常態性生活實踐,但貝灰仍然在生活上扮演著極其微妙的功能。其除了做爲與檳榔、荖藤一起食用的嗜品或做爲大船的白色塗料外,其在巫術上有著不同層面的運用。如住家附近有人過世,爲了避免孩童受到惡靈干擾,會以貝灰塗抹在額頭;豬隻得了豬瘟/生病時,會在豬圈Pakakanan四周灑貝灰或掛貝殼。貝灰可護身壯膽,也可以醫病,身體塗抹貝灰後,惡靈不敢近身。若孕婦或產婦要遠行,就在額頂及肩膀上塗上貝灰;若做了不吉祥的夢,可於額頂點上貝灰驅除惡靈;如anito經常在夢中出現,則以貝灰或鹽灑於家屋外圍,口中並唸唸有詞的召喚夢境中與anito起舞的靈魂¹⁶;身上若生瘡紅腫出濃前,可於痘瘡周圍用水、檳榔汁與貝灰塗抹,口中並唸唸有詞「我詛咒您趕快出來(就現在出來)」。

巫術所憑藉的不是科儀文本的可重複性,而是對語言的神秘意識。神秘意識 呈現在儀式或附身的現場,而語言所代表的東西與其所要達到的目的,都相信與 語言本身是同一個東西,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辭句一經說出,便算是達到目的 了。(高華平、曹海東 1995:53)

以貝灰驅靈的巫術,同時也用在生活上面對的威脅。當與人發生爭執,挾怨報復時,將貝灰灑在芋田,詛咒芋田的芋頭毀滅。甚至以「Mopivalvalion」、「Mokamed」的話語,詛咒仇家粉身碎骨化成灰的意思;或是Mopalamemeji、Mokamet(如同塗抹於船身的貝灰)等語詞,都是驅靈及極爲嚴重的詛咒用語,其比詛咒人家「去死」來得嚴重。相傳人死去後,還會照著他生前的形像化成亡魂¹⁷,如果化成灰,則已經無法成像了。無法成像便就再難以爲人。因此

家裡若沒有貝灰則不算是人¹⁸,沒有貝灰的人家顏面無光。因為它是招待賓客最為重要的東西,最先予以賓客之物。如果家沒貝灰亦如鬼到處向人要,就像神話故事中到處向人要火一樣。--Siapen sozon¹⁹

^{15 2003/2/13} 的訪談,受訪者者男性,約 55 歲,曾擔任兩屆鄉民代表。

¹⁶ 唸詞爲:「我與你anito素無過節,而你三番兩次干擾我使我六神無主,你在夢境中召喚我意圖爲何?我今天若不用貝灰/鹽來懲處你,來日你將得寸進尺,使我不得安寧。」使用貝灰/灰燼/鹽對付anito是件非常審慎的事,除非常做惡夢,身體不適,受到驚嚇,鄰居有喪事或詛咒仇敵等。之所以慎重其事是避免波及無辜的anito;若不慎傷及無辜的anito,待其makavo(痊癒)之後,其將會來報復。

¹⁷ 傳統達悟認爲人死後靈魂仍在,亡魂即是Anito。從夢中或有人會見到Anito,其身體是原來的樣子。也就是說,身體仍然跟活著時一樣的模樣。若他小時候去世,將以小時候的身體出現,若他年邁的時候去世,他將以老人的身材重現人間(謝永泉 2004:140) 。

¹⁸ 不算人是指人際關係差,不懂待人接物之意。

^{19 2004.11.12} 王桂清提供的田野記錄

傳統上雅美族人以歌謠流唱,做爲敘事或敘述內容的延傳,但燒製貝灰一事,從未在任何歌謠展現過。再怎麼會燒製貝灰的人,也從不會在任何場閩中、任何儀式中受到禮讚。究其原因,從其隱含的文化意義及其做爲日常生活實踐的功能,可以理出其梗概(圖 2)。



圖 2.貝灰的文化意義及其作用

四. 鸚鵡螺做為身分的代言

馬凌諾斯基(1916:181)在初步蘭島的調查指出:在收穫祭(Milamala)的慶典上,當祖先靈(Baloma)訪示村莊時,婦女戴上鸚鵡螺製成的裝飾和長串有孔瑪瑙珠,並展示有價值的物品,如磨光的斧頭、串成的紅貝殼、大型的貝類臂飾、半圓形的豬牙或豬牙的仿製品。

蘭嶼島上的貝類種數雖然繁多,但以貝類做為飾物唯獨鸚鵡螺一種。「筆者亦有一串以數片方形與長方形貝片所做成之雅美族裝飾品;後者 X 線繞射(X-ray diffraction)鑑定,獲知為鸚鵡螺(*Nautilus*)之殼片。由此可知往昔以來雅美族已經採貝為食並製造裝飾品應用。」(林朝棨 1974:42)

貝類除了做為提供日常食用之外,其亦做為裝飾及其它象徵意義。當母親將 鸚鵡螺貝製成的小項飾,掛在學坐學爬的小女兒身上時,並為其祝禱:「我將配 戴於妳的項上,希望長大如天上的星辰閃耀,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其代表著這 個小女生是有人眷顧照料的,是受到父母重視的,也讓 anito 不敢輕舉妄動有所 覬覦;其一如豬與羊的剪耳標記一般;其也一如船隻的雕刻,禮杖的製作,豬下 顎骨、羊角、大魚頭骨的懸掛等等,都是顯露社會的共同價值。那份價值是透過 物的妝扮,然後回到主人自身,其配戴於女士身上,一如在黑暗的天際為人所注 目。落成儀禮時穿禮服/持禮杖/戴首飾,成為群體醒目的焦點,其間被肯定的是 內在的勤苦精神,而不是飾物的亮麗自身。

鸚鵡螺斧型的胸飾或∞字型耳飾的價值一如瑪瑙及金箔片,當地的人以 Ovaovay/Oveovey 相稱,是象徵婦女社會地位及財富的飾物。這些飾物也是專爲 儀式而做的,是一種禮服,是節日的盛裝,甚至是掛在飛魚架上與神對話的禮器。 在節日/儀式之後,這些飾物也將被細心的收藏,平常日子是不隨意拿出來的。

Ovay/Ovey這個名詞除了用來描述這些珍貴飾物外,也是用於對自己兒女的

呵護²⁰或對他人崇高的敬稱;同時也是用於對Tamtamek(珠寶)、Piya so kolit(皮膚好)和Vuhawan等等財富的代稱。Vuhawan這個字在許多菲律賓語(包括巴丹),都是指「黃金財富」的意思(Hidalog 1998:368)。一位婦人說:「做項鍊的貝殼只有鸚鵡螺²¹,這種貝殼很難找到,腳不勤勞的人是不容易撿到的,只有颳風或大浪之後才會有。」--Sinan Hanya

颱風或浪大的季節,讓男人難以出海作業,在風浪趨緩但不宜出海時,婦女 採集貝、蟹、藻類做爲副食的工作相對顯得重要。勤勞的婦女,總是比較能夠採 集較多的食物,甚或搶得先機拾獲被大浪打上岸的鸚鵡螺,顯示著勤勞與獲得珍 稀性的寶物是同源的,甚至道德與財富是被強烈聯結而獲至社會地位的高點。

五.白肋蜑螺做為生命力象徵的文化意義

貝類除了做爲象徵的裝飾外,在面對生命的看待時,貝類提供了一種精神力量的慰藉。最爲典型的當屬白肋蜑螺,雅美俗名稱之爲「Kovovan 白髮皤皤、長命百歲」之意。生長在高潮線上白肋蜑螺其較其它貝類分布的位置稍高,其耐旱的生命力及殼體全身白色的特徵,成了擬人化的觀察時,做爲生命力移轉的想像。休姆(Hume)的《宗教的自然史》中早已提到:「人類有一個普遍的趨向,就是將所有的生物都認爲和他們一樣,而把它們所熟知的性質推想到他們身上。」(佛洛伊德 1975:120)

「有一次我和家裡的人到軍艦岩玩,上岸時我媽媽就先撿起一個白肋蜑螺給我三歲的小兒子,讓他握在手中一陣子,並唸唸有辭的祝福他『長命百歲』,因為我的兒子第一次來到海邊。」--椰油胡龍雄

「我嫁到朗島的第三天,婆婆帶我到海邊抓螃蟹,她吩咐要先撿一個白肋蜑螺放在網袋裡。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祝福我們夫妻『白頭偕老』的意思。」--朗島黃碧妹

「我生產完約二-三個月後,我要到海邊拿一些菜回來吃,婆婆跟我說,第一個要撿拾的是白肋蜑螺,如果找不到白肋蜑螺,也可以拿環紋金沙蟹kalolok²²」。--朗島.施秀妹

「出殯送葬後的第三天,如要返家,可以選擇釣魚、潛水或撿一個白肋蜑螺回家討個 吉祥。」

白肋蜑螺的生命力做爲招祥納福的象徵,這種借物指稱並期望一如該物的生 命力,至今仍然反映著許多生命儀禮中的第一次的生活實踐上。其不論是婦女生

²⁰ 當孩子跌倒時,母親會去擁抱說Akokay Si Ovay(寶貝你還好吧!)、Akokay Sira Ovay(尊貴的大家好!)。

型 鸚鵡螺俗名mata no angit意指天空的眼睛之意,意指貝殼內層的珍珠光澤會閃閃動人,有如天上的星星。

²² 其音與很好的問候語kalolow(身體很硬朗之意)相近,故代表著吉祥。

產後第一次到潮間帶採集、幼兒的第一次與大人到潮間帶活動,婚後第一次到潮間帶採集,以及喪葬儀式²³第一次返家的種種生命禮儀中,白肋蜑螺扮演著深入文化生活底層的重要角色。

六.大法螺的名稱及其文化意義

番鵑其經常神出鬼沒的棲息於墳地或五節芒草生地的下層,一如蘭嶼角鴞常以墳地內的棋盤腳樹的樹洞營巢一般。因此,蘭嶼角鴞成了暗夜惡靈的使者,番鵑則爲惡靈之所在。雅美族人常會以告誡的口吻對小孩說:「那裡有Tazokok²⁴,不要去那裡」,Tazokok成了惡靈Anito活動所在的代稱,番鵑出現之地在文化意義上,則被隱喻爲死人之所在或惡靈之居所。

大法螺的體色及其外形,酷似番鵑這種鳥類,所以也稱之爲 Tazokok。大法螺雖然可供食用,但在名稱及意義上會被聯想到視爲不祥的番鵑。因此,番鵑/tazokok/墳地/惡靈的關係,也衍生到貝類似番鵑的大法螺,同樣都稱爲 Tazokok的文化意識上。名稱成了一種符號/象徵,也成了一種感知的自然顯現。

Tarokok 這個名稱,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對雅美族人的全面適用性,就成了符號系統之所在(圖 3)。「語詞的用途不僅是作爲機械式的信號或暗號,而是一種全新的思想工具。……一個信號或暗號總是以一種確定性的方式與它所指稱的事物相聯繫的」。(卡西勒 1997:5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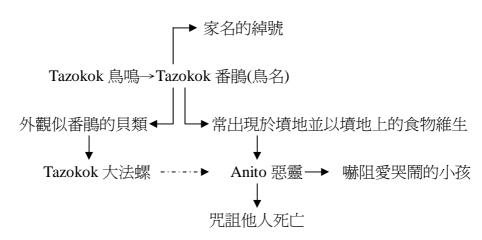


圖 3.Tazokok(大法螺)做為符號系統的意義衍伸圖

_

²³ 第三天結束喪期時,此時與參與送葬的親友一起下海捕魚,沒有下海者可於潮間帶上緣採集貝類,若第一眼採集到是白肋蜑螺,則對過世的親人亦有所慰藉。--王桂清 11/29 手稿

²⁴ 每年春季的繁殖期,番鵑會在五節芒上鳴叫,Tazokok、Tazokok的鳴聲,也成了當地人對他的稱呼。其它季節則挖掘地面下的食物,也會到墳地挖取食物,因而視爲不祥。

七. 貝類做為食物的文化認知

雅美族人以Gogolo²⁵通稱所有的貝類,但Gogolo也用來指稱大部分的寶螺, 其中阿拉伯寶螺被稱爲Rago a Gogolo(大寶螺之意)、雪山寶螺則被爲真正的 gogolo。這些種類都是婦女利用閒暇,到潮間帶採集做爲家庭佐餐或生活趣味的 食物。

「島上之雅美族每日在海岸採取耳蜗(Pytha),及在狗枇杷樹葉上採岡田薄殼蝸(Helicostyla okadai,雅美族稱為"Tavu")²⁶等為副食。(林朝祭 1974:42)

古老的神話中,人將飛魚與其它在海岸撿拾的魚、貝類一起水煮,結果族人 生瘡,飛魚也生病。這時黑翅飛魚便託夢給族人長老,告訴他,請在煮飛魚的時候,不要將飛魚和其他的魚類,食物一起烹煮,才不會斷了飛魚的食源。也要用 尊敬的心態來面對飛魚,以後才能擁有豐富的飛魚可吃......。

貝類與飛魚混煮被視爲不潔的,是造成生病的緣由;灶的分類²⁷與食物禁忌 與分類也建基於此一神話故事。並在「聖」與「俗」的區辨中,飛魚、貝類與其 它海洋生物的區辨,透過世代相傳的故事,落實於祭儀、信仰與社會實踐上。

在雅美族人的生活經驗也透過文化的傳承,將其列爲危險有毒的避免之物。另外,「透過食用所產生的嗅覺和味覺的經驗,亦是做爲食物分類的經驗法則。」(Johans 1996:21)尤其味覺是辨別食物安全與否的重要訊息,這種訊息透過編碼變成了文化的禁忌或規範,並在社會的脈絡中,賦予多層的意義或形成生活上重要的符碼。

從生物學上的觀點,雖然能解釋食物可供食用或因爲有毒而被列爲禁忌。但是文化的選擇,是將具有特殊意義和象徵的貝類,在社會脈絡中被編碼成食物的項目。雅美族在魚類的食用分類中,女人不能食用的魚種相當多;然而,在蟹類及貝類食用分類上,男人不能食用的種類則被明顯的強調。這種分類的意義,顯現出男女在明確分工後,對地方知識深入程度的差異,進而產生生理上「安全維護」及精神上「趨吉避兇」的做法,這時貝類的名稱,成了一種文化的隱喻,一種重要的象徵。

雅美族人以貝類的外觀或行爲做爲其名稱,而名稱本身就賦有一層的社會意義,這層社會意義自然形成避與忌的基礎。如芋螺其具有毒腺,以輸毒管與齒舌連接,能夠刺死或麻醉接近它的動物,甚至致人於死;且其外觀一如被削去帶有

²⁵ Gogolo是指「滾動」的意思。

²⁶ Tavu應爲taveh之誤。

_

²⁷ 傳統住屋煮食食物的灶由前往後分別是:第一個灶(Nanatnganan)是專門用來煮小船釣的魚,第二個灶(Manodon so Kalang)是專門用來煮貝、蟹,第三個灶(Panotongan so Kanen)是專門用來煮水 芋、山芋、地瓜、藷蕷等主食,第四個灶(Vivinyayan no Yakan)是專門用來煮豬、羊、雞等肉類。

葉柄的芋頭,因而俗名稱之爲 Keyveyvat,意指「截頭」之意。生物的毒加上文化的詮釋,使得芋螺在生活實踐上是不可以帶到別人的家裡,否則將被視爲詛咒他人死亡。即便是進行海洋生物採集時,芋螺是不可以拾取, 因其被視爲 anito的食物,如果違犯禁忌隨意碰觸,則惡運將隨之而來。

「拿走,拿走,不要拿這個東西進來!」一個經營民宿的人家,神情緊繃的要客人不要把他 在海邊撿來的貝殼在家屋前的涼台。

在貝類做爲食物的禁忌上,主要對象是孕婦、產婦、幼兒、小孩及男人,這 裡指稱的孕婦與產婦的禁忌是包括其先生,也就是夫婦是被視爲一體的;幼兒則 是包括夫婦兩人,尤其是哺乳階段的新生兒。有些則是只有老人²⁸可以食用,其 它身份者都在禁忌之列。

「血斑鐘螺 Alilin 為「倒下來或丟棄不管之意;亦有指年紀大的人行動遲緩走起路來左搖搖 晃晃之意」,因此只有老人才可以食用。」--Siapen Tenci

另外花笠螺(Kamannoka 易長瘡之意)、玉女蜑螺(Kapanipani 淋巴腺腫之意)、 金口蠑螺、銀口蠑螺、大岩螺、瘤疱螺等等貝類,只有老人才能吃。

食物強化了象徵的界限,同時傳達有關界限的訊息,並且呈現彼此社會關係和與個人相應之地位的緊密/緊張程度。從雅美族人的貝類食用分類的常識上,可以看出其具有能夠從經驗中發現並形諸於概念的一種與生俱來(ingenerate)的、合理的人間秩序。貝類的食用、灶的分類使用,清楚的指稱出秩序,違犯秩序者,將受到惡靈的詛咒造成不幸或殘疾。

食物禁忌

在雅

在雅美族種種的禁忌叢林中,以海洋動物的食物禁忌最爲嚴謹。營養人類學者認爲物質色澤、質地、口味等等的因素,在食物的選擇上扮演大部分角色。然而在物質因素之外,人們有各種不同選擇的傾向,如感受的、社會的、象徵的和健康的理由。貝類的俗名,如果冠上 Anito 的稱號,其外觀不同於人世間所用的種類,看起來是醜陋的,可能會引發疾病的。如外殼粗糙的壁蜑螺 Kapanipani no Anito,花松螺則稱之爲 Sisi no Anito。食物靠著語言的聯想體現簡明的意義,或象徵文化價值的基準。食物的意義在整個隱喻象徵系統的脈絡中給出,在那裡融合文化模式變成可資辨識的價值。(Fieldhouse 1995:1)

大海嘯的神話故事與孕婦翻動一塊珊瑚礁直接扣連在一起²⁹,並使得懷孕的禁忌與一切生產活動相關聯。孕婦雅美人稱之爲mamili so kanen,即慎選食物之意,其意義在於嚴格的注意食物禁忌。婦女懷孕時,其先生與孕婦是被視爲一體

²⁸ 這裡所指稱的老人,是指其父親已經不在,或孤家寡人沒有子嗣且已有年歲的人。

²⁹ 雅美族的神話故事中,有一個孕婦到海邊提海水,海水一直退,她一直向前,最後她翻起一塊珊瑚礁,取了水窪的水後,海水瞬時暴漲成了大洪水。

的,其不可食用的貝類有夜光蠑螺,否則生下來的孩子,將會不停的流口水,並 會發出啜食的聲音。也不可以吃硨磲蛤,因爲這種貝類從不更換地方,那麼生出 來的孩子走路將成問題;黑齒牡蠣直至哺乳期間,夫妻都不可以食用,否則孩子 會長瘡。禁吃淡水貝,否則生出來的孩子將會非常的瘦,導因於淡水貝的殼很薄。

生命的傳續是貝類食用禁忌的主因之一,例如鬼石鼈 Bobowan,意指其身體外緣有剛毛,其以潮間帶的藻類爲食,故累積貝毒於身上,因此生完小孩的婦女,必須小孩會走路以後才可以食用。紫口岩螺 Kasosopit 殼口很小的意思,孕婦不能吃,否則易造成難產小孩不容生出來。

八. 貝類與飛魚季中的禁忌

影響飛魚季飛魚收穫的多寡,則是食用禁忌的另一個主因:例如飛魚季期間不可以撿拾豹耳螺Namisil³0,其以暴潮線以上的環境爲主要棲地,每當飛魚季過後,婦女會邀伴到林投樹外緣的草生地翻動被大浪打上來的珊瑚礁岩塊,這樣的動作隱喻著翻船,因而忌諱撿拾³1;製陶期間,不可以撿拾豹耳螺否則燒陶過程中容易破裂³2。即便是可以撿拾的期間,也不可以將豹耳螺拿到海邊清洗,否則天氣將轉壞,風浪會變大;鐵斑岩螺俗名Posinget就是指「浪大時會滾落」之意,因此划船出海的男人是不可以食用的;疣鮑螺俗稱九孔,俗名Apil是指「生瘡長孔」之意,因此飛魚季期間不可以吃,否則屁股會像疣鮑螺一樣生瘡長洞;棘黍螺俗名Kapozopozow意指「一粒一粒的」;俗名通稱爲sisi的笠螺類,其外觀的因素,讓人想到身體長瘡長膿,因此這類食物,在飛魚季期間也是不可以採集的;另外一種似玉女蜑螺的漁舟蜑螺,其俗名爲Apo no Kapanipani,這兩種貝類在小船招魚祭Papataw後的抓捕飛魚期間不可食用;石磺的俗名langelanget,意指「縐縮」之意,當飛魚季期間抓不到飛魚時,眉頭會深鎖,就像挖取石磺的時候,其身體會收縮一般;黑肋蜑螺Kapoapokey是指「踉蹌」之意,其出現於漲潮時潮水破碎處,男人食用恐爲船隻搖晃而翻覆,因此是所有男人不能食用的貝類。

雅美族人「所遵從禁制,長久以來這些事物一直被強烈的禁止著,他們從不去考慮其中的原因,或者提出任何的懷疑。相反的,他們屈服於這種禁制,就像它們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樣,同時深信任何對於禁忌的破壞行為,將導致自取懲罰。」(佛洛伊德 1975:44)

隨著文化型態的轉變,禁忌形成爲一種有它自己基礎的力量,同時慢慢遠離

³⁰ Namisil是指小男孩的生殖器,因其打破外殼所呈現的螺肉之外型與小孩的生殖器相仿。同時也用來指稱生殖器短小的男人。

³¹ 神話故事指出相傳有兩個太陽,因爲一個婦人帶著孩子上山工作,果女兒不幸被太陽曬死,憤怒的指著太陽說:「我指著你,讓你像翻過來的白石頭一樣。」後來這個太陽就慢慢降低其光芒,變成了月亮。

³² 處理花豹耳螺必須先用熱水煮過後打碎去殼,是件繁雜的工作,如同男人打小米一般。

了魔鬼迷信而獨立。它逐漸發展成爲一種習慣、傳統,而最後變成了法律。可是 埋藏在所有禁忌裡的那種無言的命令,雖然因爲隨著時間和空間而造成了無數的 變異,可是,它們的起源只有一個,而且僅只一個,即「當心魔鬼的憤怒。」(佛 洛伊德 1975:48)

貝類在「每一種生命體,靠著感受器的察覺之網與效應器的作用之網,接受大部分的刺激,並做出反應;但在這兩個系統之間,有機體的反應與人的應對,則成了人對環境適應及改變人類生活的符號系統。」(卡西勒 1997:36-37)。貝類名稱是指稱物的符號系統,是人與物的交感下的產物,其讓語言得以附著,也讓貝類的文化意義藉著名稱得以擴衍,社會的關係之網也透過貝類的生活實踐的早現,甚至巫術也因此一說其目的就得以靈驗(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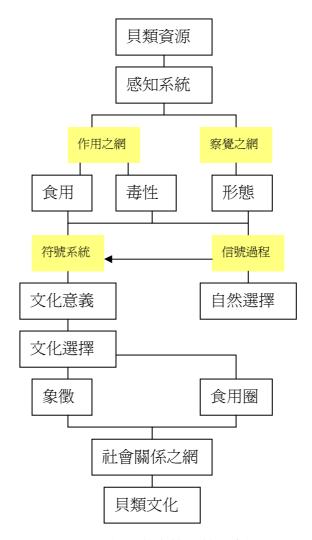


圖 4.貝類文化形成的脈絡關係圖

九.結論

雅美族人的貝類文化,呈現在夜光貝插置田野、豬圈,做為抵抗惡靈的法物;

鸚鵡螺的斧形及繭形飾物,做爲炫耀的象徵;白肋蜑螺做爲第一次,也是生命力象徵的貝類;大法螺 Tazokok,直接指涉與死亡相關的認識意向;貝灰 mabcik象徵生命的消解,或其它貝類做爲食物等等。不同的貝類賦予不同的意義,這種情形就如卡西勒(1997:38)所述:「在某種意義上,人是不斷的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像、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中。」

雅美族人從對貝類的感知,進而轉化成概念、知識、行動,而成爲社會文化的脈絡。其感知起源於經驗的體現,通曉文化的解釋,並展現貝類特性的使用。這種透過「行動的認識,一如概念的認知。知識不是存於心中,也不是存於世界,而是存在重大的關係脈絡;被定位爲所謂知者,兼具我們對特殊生物學的關係,同時也關係到特殊社會的和文化的脈絡。」(Ellen Woodley 2001:5)

貝類做爲食物,或更廣泛的說,自然資源做爲物質,是「人類通過各種理念而開展起來的願望和感覺,只要這些東西處在這種願望和感覺道路上,願望和感覺本身就會包含著這些東西發展的可能性。這種情況無異於文化,文化塑造著人同其它東西和同自己的關係。由於人使各種客觀的物體進步開化,因此他就拿它們做榜樣只要它們的能量的超自然發展被視爲文化過程,...」(齊美爾 2002:104)。「在人類的各種歷史的範疇中,最具重要意義的就是把令人懷疑的作爲生物的東西,變爲歷史的事實:已經得到的東西的遺傳。」(同上引 2002:113)

雅美族人的貝類的認識,自有一套經得起考驗的知識,這些知識來自於自身的經驗或是上一代的教導,並非系統性的傳遞,但是這已足以應付他們的日常所需。「日常」經驗的概念基礎,亦即我們如何推斷自身居處和經歷過的這個世界,他在社會脈絡中形成「常識」,它完全沒有什麼論據,它就是生活,現實世界就是它的權威。「常識賴以導出其權威的未言明之前提----它精準的傳達了真實。....假設常識就如神話、繪畫、知識論或其它東西一樣,是對於經驗的直接內容的一種詮釋,一種註解,那麼它就與它們一樣,是被歷史建構出來的,也一樣受制於被歷史性地規定了的判斷標準。」(紀爾滋 2002:111)

常識的「實際性」,是雅美族人能辨識貝類、植物、魚類、蟹類等等的基礎,「沒有用」常常是沒有其名稱的另一種說辭;這也是爲什麼我們找不到事物的名稱時,連最熟悉的東西看起來都不是那麼確定。事物的屬性通常是命名者賦予的,而不是事物賦予它自身。如 Tazokok/大法螺這種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下的「同物異名」,就是不同的人透過自身文化的經驗,賦予其不同的屬性,並建構出自成一套說辭的認識意向。而這樣的認識意向通過一個表象或物體相連接,進而成爲一種知識或思維。

常識一如信仰扮演著精神和價值,並影響著人們在其生態系如何活動。思維一如實踐扮演著意義化的行動(meaningful action),透過生理的互動和經驗的學習。就文化系統的觀點,意義化的行動關係著對他人的意義,一個人學習行動的

意義是爲了功用,也是爲了被社會的實踐所接受。誠如梅洛龐蒂言所言:

「對實在的一個物體、一種形狀或一種大小的任何知覺,任何知覺的恆常性確實能 歸因於一個世界和一個體驗系統的位置,我們的身體和現象就在那裡緊密關係在一 起。」(梅洛龐蒂 2001:385)

自然世界是感覺間關係的形式,個體的體驗始終是在作爲我的身體的定義的,並與世界的某種連接範圍內實現的。大小和形狀僅僅規定這種對世界整體把握的形式。

「感性顯現就是顯示出來的東西,它就這樣表達了非本身之所是,我們如同理解新的 行為那樣理解物體,也就是說不是通過歸類的智力活動,而是考慮了可見符號在我們 前面勾畫出的存在方式。一種行為勾畫出了某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梅洛龐蒂 2001: 404)

貝類的應用,環繞在既成的習慣、既定的信仰、習以爲常的判斷和不學而得的情緒及相互糾纏的古老叢結中,並構成我們視野之極其重要特徵的思想與行動體系;而這體係也隨著信仰、脈絡、實踐三者的關係的偏移或變而隨之轉變。意即如果從地方脈絡移除可供實踐的地方知識,地方知識將被漠視,則將失去發展有用的地方知識,甚至在新的狀態下,沒有機會反應或使用,貝類的靈力或禁忌及其相關信仰,將在脈絡化的社會關係中被消解。亦或「當宇宙的宗教性意義逐漸失落時,當地知識菁英份子一步步地將自己從傳統宗教的型態中分離時,宇宙時間的定期性聖化,便成爲沒有用又無意義了。諸神再也不能透過宇宙規律而那麼地容易接近。重複的典範作爲宗教意義,被遺忘掉了。當了不再有重複原初情境的媒介,也因而不再有恢復諸神奧秘性臨在的媒介,也就是完全『剔除神聖』」(伊利亞德 2001:152);這時,貝類做爲禁忌、驅鬼、裝飾、 祈福的符碼,也將無法傳送出文化意義,同時社會關係也將在每個斷裂處重新縫補。

參考文獻

- 王安泰、鄭漢文 1990。《蘭嶼潮間帶海岸貝類調查》。台東:台東縣椰油國民小學。
- 卡西勒·恩斯特 (1997)。《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台灣貝類資料庫 2001/7/1。http://shell.sinica.edu.tw/chinese/index_c.php。台北:中央研究動物研究室軟體動物學研究室。

- 米爾恰·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2001。《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ngmund Freud) 1975。《圖騰與禁忌》。(楊庸一譯)。台北: 志文出版社。
- 克利弗德·紀爾茲 2002。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台北:麥田出版社。
- 李亦園 1960。<Anito 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林朝棨 1974。<蘭嶼貝類的牛物地理>。《中國貝誌》, I: 42-63。
- 胡正恆 未出版。《雅美人的地方記憶:蘭嶼地理敘事的歷史社會脈絡》。
- 高華平、曹海東 1995。《中華巫術》。台北: 文津出版社。
- 梅洛龐蒂・莫里斯 2001。《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淺井惠倫 1987。<紅頭嶼民俗資料>。(黃麗雲譯)。《台灣風物》,37(2):133-155。
- 陳敏慧 1987。<從敘事形式看蘭嶼紅頭始祖傳說中的蛻變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3:133-193。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董森永 1997。《漁人部落的歲時祭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齊美爾·蓋奧爾格 2002。《社會是如何可能的一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林榮遠編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衛惠林,劉斌雄 1962。《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一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鄭漢文、呂勝由 2000。《蘭嶼島雅美民族植物》。台北:地景出版社。
- 謝永泉 2004。<傳統達悟神觀與基督宗教神觀的比較>。《當達悟遇上基督》,簡 鴻模編。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Beauclair, Inez de 1974. "Studies on Botel Tobago and Yap." Ed. Lou Tsu-kuang. *Asian Folkfore and Social Life Monographs*, 3(19). Taipei: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 Bronislaw Malinowski 1916. "Baloma;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46:354-430.
- Cesar A. Hidalgo 1998. *Ivatan-Filipino-English Dictionary: The culture Dictionary of Batanes*. Manila: Academics Foundation INC..
- Dezso Benedek 1991. The songs of the ances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shiic folklore.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 Taiwan.
- Ellen Woodley 2001. Local and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n emergent property of a complex system: A case study in the Solomon Islands. Liana Environment Consulting Ontario, Canada.
- Fieldhouse, Paul 1995. Food and Nutrition: Customs and Culture. New York: Chapman & Halt.
- Timothy Johans 1996. *The origins of human diet & medicine*.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附錄: 蘭嶼雅美族民族貝類一覽表

中名	學名	俗名	別名	意義	食用圈	備註
				西本 北久	* / A II	
<u> </u>	77 1 1 1			覆蓋、背負		
7 47 4291	Haliotis diversicolor 、				孕婦禁食食	
瘤鮑螺	H. varia	apil		之意。	後會長瘡	
大岩螺	Thais armigera	kama no manok		雞冠之意	老人食	燒製石灰之用
		Tazokok	原地覓			剪去末端給小孩當喇叭
大法螺	Charonia tritonis	Valvalion(椰油)	食之意	番鵑	可食	吹。
						乾淨環境的地方才會
大蛇螺	Serpulorbis imbricatus	matanlili		海的眼睛	可食	有,生長在海流上
大熊寶螺	Cypraea hirundo	mabatovo		小可愛		
大駝石鱉	Liolophura japonica	bobowan		刮除外緣刺	產婦不可食	
水字螺	Lambis chiragra	mararang		有角		放在芋田驅鬼
巨塔玉黍		rakoa		生長在有尖		不光滑有凹凸狀的東西
螺	Tectarius pagodus	kapozopozo		刺的礁岩上	不可食	miciapozopozo
王女蜑螺	Nerita polita	kapanipani		淋巴腺腫	老人	
						如找不到 kovovan 則可
						找環紋金沙蟹 kalolok(落
						成禮多次,遍嚐百味之
						意)取代。出殯送葬後,
						如要返家,可以選擇釣魚
						潛水或都不要則需撿一
				白髮長命,		個白肋蜑螺回家討個吉
				ovan 是白髮		祥。小孩第一次到海邊生
白肋蜑螺	Nerita plicata	kovovan		之意		產完第一次到海邊
					肉不易取	
					出,需用力	
					敲而發出	
					toktok 的聲	
多稜旋螺	Latirus polygonus	totok		囟門	音	

	I		Ī	1	tt: /=:t-< === tH	
二二日 安全 計田		,			與酒桶寶螺	
百眼寶螺	Cypraea argus	alowang			同名	
				倒下來,丟		
				棄不管		
/ when Auto I bet				(Paralilinna)		
血斑鐘螺	Trochus stellatus	alilin	lilin	之意	老人	
						不可拿到別人家裡,意指
						咒詛 lipsan(趕之意)全部
芋螺科	Conus ssp.	keyveyvat		砍頭		像它一樣。
丁垛什	conus ssp.	KCy vCy vat		11八.)(1		
赤旋螺	Pleuroploca filamentosa	toktok				
01 /WC79K				<u> </u>		
						如有人過世出殯之後,取
						ikey和 kazab 到墓地旁掛
						取來,避免死靈來侵擾。
						掛在芋田驅靈;以前蘭嶼
				移動緩慢之		很多,與外國船隻交換銀
夜光蠑螺	Turbo marmoratus	kazab	yarang	意	有沒有人吃	的。
波紋玉黍						
螺	Littoraria undulata	katatalib				
玫瑰岩螺	Drupa rubusidaea	kangoso		洞很大	女人食	
疙瘩寶螺	Cypraea nucleus	kalibotewy				
			sisi no		有幼兒者不	
花松螺	Siphonaria laciniosa	kama no noka	anito	易生瘡之意	可食	
花青螺	Notoacmea schrenckii	sisi no vato		石上的 sisi	不能食	
						不可將豹耳螺丟棄到海
						中,且飛魚汛期之後才可
						以撿拾,以免海浪會生
						氣,浪會打到豹耳螺生長
						的地方。飛漁汛期結束
花豹耳						後,才可以撿拾豹耳螺,
	Pythia pantherina P.			似小男孩的		到了飛魚終食祭就不可
	pachyodon	namisil		陰莖之意		以再吃。
- 1 球	распубион	namish	ma 0 5 1	医坐心思		ルハナザ ^ル ム [×]
ナナケケー・中国	C. II	1	maomt	広	±z [п/~	
花笠螺	Cellana toreuma	kamannoka	op	瘡	老人吃	

金口蠑螺	Turbo chryostomus	igeyneymon			老人	
					與一種植物	
金環寶螺	Cypraea annulus	mavosacil		成熟的果實	同名	
	Fusinus forceps			像 tazokok		
長旋螺	salisburyi	apo no tazokok		的螺		
長硨磲						
蛤、鱗硨						
磲蛤、圓						漁人村以前如有人過世
硨磲蛤、	Tridacna maxima · T.	mingming 前				取五節芒做成十字形法
巨硨磲	squamosa • T. crocea •	山地區講 kono		kono 是影射		物,再放上 kono 希望惡
蛤、菱硨	T. gigas · Hippopus	後山地區多半		女性生殖器		靈不要來侵擾。椰油
磲蛤	hippopus	講 minmin	kono	之意		minmin 是指沙灘的蚵仔
阿拉伯寶				大型的寶螺		
螺	Cypraea arabica	rakoa gogolo		之意	可食	
					產婦禁食,	
					產後一兩個	
星笠螺	Patella flexuosa	sisi			月不能吃	
		mabazangbang		紅色的寶螺		
紅花寶螺	Cypraea helvola	gogolo		之意		
				石上的 sisi		
射線青螺	Patelloida straita	sisi no vato		之意		
Lu. markma				かしませ	可食,與落	
桃羅螺	Purpura persica	aramay		絲滑之意	尾麻同名	
海膽石鱉	Acanthopleura spinosa	salan				有刺較黑
浮標寶螺	Cypraea asellus	mabotovo		線條之意		日本月末大六十
草莓玉黍	Cypraea asemas	Induction to		夜光螺的尾		
螺	Littoraria coccinea	zosok no yarang		端之意		
	Cypraea talpa	alowang			可食	 海溝
酒桶寶螺 粗紋玉黍	сургава шра	aiowalig		夜光貝的嘴	以及	(14)1円
	Littoraria conh	ngoso no legge		化 尤只的嘴 巴		
螺	Littoraria scabra	ngoso no kazab		ت ا		
粗紋蜑螺 粗紋蜑螺	Drupa rubusidaea	kamiyamiyas		雞皮嗒答		比較大的叫 keyikey
121//\22	_				可食小朋友	大船小船鑽洞也叫
蚯蚓螺	Siliquaria cumingi	kalipapahet		會砸人之意		kalipapahet
7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F				Papaner

I					真正的	
雪山寶螺	Cypraea caputserpentis	gogolo	labaney	滾動	gogolo	
	Camaena batanica			17(2)3	8-8	
牛	pancala	kaooli				最喜歡在咬人狗的葉片
<u>'</u>		kahakaha moin	apowap			
斑馬峨螺	Pusiostoma mendicaria	no marakey	ogit			
	Echininus cumingii f.			不平表面一		
棘黍螺	spinulosus	kapozopozo		粒一粒之意	可食	
					男人不可	
					食,懷孕不	
紫口岩螺	Bursa rosa	kasosopit		洞很小	食。	
紫晃蛤	Asaphis violascens	kalowalolok				
黄口蜑螺	Neritina pulligera	kapanipani				
黃齒岩螺	Drupa ricina	kasopit		洞很小	不能吃	
黑肋蜑螺	Nerita costata	kapoapokey		踉蹌	男人禁食	避免船雙翻覆
黑星寶螺	Cypraea tigris	kaharoharong				
					夫婦有幼兒	
जात हो। ता ता विकास				(HIII)	時不可食避	
黑齒牡蠣	Saccostrea mordax	talava		matava(肥)	免長瘡	
	Cipangopaludina	peyret no		7. Neile 7.1. Errt 6.7.		
圓田螺	chinensis	dehdeh		台灣的螺絲		
				mikey 之意		放拾量不多,當家人多
				爲什麼只有		的時候,孩子分配不到所
圓蠑螺	Turbo setosus	ikey			可食	生的期待。
		amoamoin no				
腰帶筆螺	Strigatella decurtata	maraga		旗魚嘴吻		相之意
					papataw 時	
					不能吃,否	
		apo no			則會淋巴腺	
漁舟蜑螺	Nerita albicilla	kapanipani			腫	
網紋松螺	Siphonaria japonica	sisi no vato				
蜘蛛螺	Lambis lambis	talasing		撐開之意		
銀口蠑螺	Turbo argyrostomus	hehelan			老人	

1						
		apo no		kapanipani		pani 淋巴腺腫之意比較
壁蜑螺	Septaria porcellana	kapanipani		no anito		光滑的叫做 kapanipani
燒酒海蜷	Batillaria zonalis	bilits no kalilian				
	Stenomelania plicaria 🔹					
	Melanoides					
7,113	tuberculatus • Thiara				芋田裡的重	
蜷、塔蜷	scabra			孕婦不可食	要貝類	
龜甲笠螺	Cellana testudinaria	kavilovilong	vilong			
郵上工業	Centra restauraria	kavnovnong	viiong			與黑星寶螺不同在於其
龜甲寶螺	Cypraea mauritiana	kahararong				腹白,但俗名相同。
1200円具筑	Сургава таштиана	Kanararong				废口,但你有相问。 ————————————————————————————————————
薄石鱉	Ischnochiton comptus	anaw			較小	
闊唇鳳凰						
螺、厚唇	Strombus latissimus • S.					
鳳凰螺	thersites	kasosapi				
鬍魁蛤、	Barbatia foliata 、 Arca					
鞋魁蛤	ventricosa	kalowalolog			可食	外形似 mingming
鐘螺	Trochidae	salilin			小孩禁食	
蘭嶼光澤					老人撿給小	
蝸牛	Helicostyla okadai	taveh			朋友煮烤吃	
蘭嶼球蝸						
牛、球蝸	Acusta kotosyonis • A.					
牛	tourannensis	vanao				
				長不大之意		
				/光很強皺		
鐵斑岩螺	Mancinella aculeata	posinget		眉之意	可食	
鸚鵡螺	Nautilus pompilius	mata no angit		星星之意		做耳飾項飾

註:中名及學名依據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台灣貝類資料庫 http://shell.cinica.edu.tw 之資料塡寫。